#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一百五十四 子部

論衡卷十八　　漢　王充　撰

自然篇　　感類篇

齊世篇

自然篇

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萬物之生含血之類知飢知寒見五穀可食取而食之見絲麻可衣取而衣之或說以爲天生五穀以食人生絲麻以衣

人此謂天為人作農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然故其義疑未可從也試依道家論之天者普施氣萬物之中穀愈飢而絲麻救寒故人食穀衣絲麻也夫天之不故生五穀絲麻以衣食人由其有災變不欲以譴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氣自變而人畏懼之以若説論之厭於人心矣如天瑞為故自然焉在無為何居何以知天之自然也以天無口目也案有為者口目之類也口欲食而目欲視有嗜欲於内發之於外口目求之得以為利

欲之爲也今無口目之欲於物無所求索夫何爲乎何以知天無口目也以地知之地以土爲體土本無口目天地夫婦也地體無口目亦知天無口目也使天體乎宜與地同使天氣乎氣若雲煙雲煙之屬安得口目或曰凡動行之類皆本無有爲有欲故動動則有爲今天動行與人相似安得無爲曰天之動行也施氣也體動氣乃出物乃生矣由人動氣也體動氣乃出子亦生也夫人之施氣也非欲以生子氣施而子自生矣天動不

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施氣不欲爲物而物自爲此則無爲也謂天自然無爲者何氣也恬澹無欲無爲無事者也老聃得以壽矣老聃禀之於天使天無此氣老聃安所禀受此性師無其說而弟子獨言者未之有也或復於桓公公曰以告仲父左右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爲君乃易乎桓公曰吾未得仲父故難已得仲父何爲不易夫桓公得仲父任之以事委之以政不復與知皇天以至優之德與王政而譴告人則天德不

若桓公而霸君之操過上帝也或曰桓公知管仲賢故委任之如非管仲亦將譴告之矣使天遭堯舜必無譴告之變曰天能譴告人君則亦能故命聖君擇才若堯舜受以王命委以王事勿復與知今則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廢德隨譴告之何天不憚勞也曹參為漢相縱酒歌樂不聽政治其子諫之笞之二百當時天下無擾亂之變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卧而淮陽政清夫曹參為相若不為

相汲黯爲太守若郡無人然而漢朝無事淮陽刑錯者參德優而黯威重也計天之威德孰與曹參汲黯而謂天與王政隨而譴告之是謂天德不若曹參厚而威不若汲黯重也蘧伯玉治衛子貢使人問之何以治衛對曰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無爲之道也或曰太平之應河出圖洛出書不畫不就不爲不成天地出之有爲之驗也張良遊泗水之上遇黃石公授太公書蓋天佐漢誅秦故命令神石爲鬼書授人復爲有爲之效也曰

此皆自然也夫天安得以筆墨而爲圖書乎天道自然故圖書自成晉唐叔虞一有生字魯成季友生文在其手故叔曰虞季曰友宋仲子生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三者在母之時文字成矣而謂天爲文字在母之時天使神持錐筆墨刻其身乎自然之化固疑難知外若有爲內實自然是以太史公紀黃石事疑而不能實也趙簡子夢上天見一男子在帝之側後出見人當道則前所夢見在帝側者也論之以爲趙國且昌之狀也黃石授

書亦漢且興之象也妖氣爲鬼鬼象人形自然之道非或爲之也草木之生華葉青葱皆有曲折象類文章謂天爲文字復爲華葉乎宋人或刻木爲楮（一本作約）葉者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如孔子之言萬物之葉自爲生也自爲生也故能並成如天爲之其遲當若宋人刻楮葉矣觀鳥獸之毛羽毛羽之采色通可爲乎鳥獸未能盡實春觀萬物之生秋觀其成天地爲之乎物自然也如謂天地爲之爲

之宜用手天地安得萬萬千千手並爲萬萬千千物乎諸物在天地之間也猶子在母腹中也母懷子氣十月而生鼻口耳目髮膚毛理血脈脂腴骨節爪齒自然成腹中乎母爲之也偶人千萬不名爲人者何也鼻口耳目非性自然也武帝幸李夫人李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方術作夫人形形成出入宮門武帝大驚立而迎之忽不復見蓋非自然之真方士巧妄之僞故一見恍忽消散滅亡有爲之化其不可久行猶李夫人形不可

久見也道家論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驗其言行故自然之說未見信也然雖自然亦須有爲輔助耒耜耕耘因春播種者人爲之也及穀入地日夜長夫人不能爲也或爲之者敗之道也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者就而揠之明日枯死夫欲爲自然者宋人之徒也問曰人生於天地天地無爲人稟天性者亦當無爲而有爲何也曰至德純渥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稟氣薄少不遵道德不似天地故曰不肖不肖者不似也不似

天地不類聖賢故有爲也天地爲鑪造化爲工稟氣不一安能皆賢賢之純者黄老是也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黄老之操身中恬澹其治無爲正身共已而隂陽自和無心於爲而物自化無意於生而物自成易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無爲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已無爲而天下治

舜禹承堯之安堯則天而行不作功邀名無爲之化自成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年五十者擊壤於塗不能知堯之德蓋自然之化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黄帝堯舜大人也其德與天地合故知無爲也天道無爲故春不爲生而夏不爲長秋不爲成冬不爲藏陽氣自出物自生長陰氣自起物自成藏汲井決陂灌溉園田物亦生長霈然而雨物之莖葉根荄莫不洽濡程量澍澤孰與汲井決陂哉故無爲之爲大矣本不求功故其

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成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爲也氣和而雨自集儒家說夫婦之道取法於天地知夫婦法天地不知推夫婦之道以論天地之性可謂惑矣夫天覆於上地偃於下下氣烝上上氣降下萬物自生其中間矣當其生也天不須復與也由子在母懷中父不能知也物自生子自成天地父母何與知哉及其生也人道有教訓之義天道無爲聽恣其性故放魚於川縱獸於山從其性命之欲也不驅魚令上陵不逐

獸令入淵者何哉拂詭其性失其所宜也夫百姓魚獸之類也上德治之若烹小鮮與天地同操也商鞅變秦法欲爲殊異之功不聽趙良之議以取車裂之患德薄多欲君臣相憎怨也道家德厚下當其上上安其下純蒙無爲何復譴告故曰政之適也君臣相忘於治魚相忘於水獸相忘於林人相忘於世故曰天也孔子謂顏淵曰吾服汝忘也汝之服於我亦忘也以孔子爲君顏淵爲臣尚不能譴告況以老子爲君文子爲臣乎老子

文子似天地者也淳酒味甘飲之者醉不相知薄酒酸苦賓主嚬蹙夫相譴告道薄之驗也謂天譴告曾謂天德不若淳酒乎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相譏以禮故相譴告三皇之時坐者于于行者居居乍自以為馬乍自以為牛純德行而民瞳矇曉惠之心未形生也當時亦無災異如有災異不名曰譴告何則時人愚惷不知相繩責也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災異時至則造譴告之言矣夫今之天古之天也非古之天厚而今之天薄也

譴告之言生於今者人以心准況之也誥誓不及五帝要盟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德彌薄者信彌衰心險而行詖則犯約而負敎敎約不行則相譴告譴告不改舉兵相滅由此言之譴告之言衰亂之語也而謂之上天爲之斯蓋所以疑也且凡言譴告者以人道驗之也人道君譴告臣上天譴告君也謂災異爲譴告夫人道臣亦有諫君以災異爲譴告而王者亦當時有諫上天之義其效何在苟謂天德優人不能諫優德亦宜玄

默不當譴告萬石君子有過不言對案不食至優之驗也夫人之優者猶能不言皇天德大而乃謂之譴告乎夫天無爲故不言災變時至氣自爲之夫天地不能爲亦不能知也腹中有寒腹中疾痛人不使也氣自爲之夫天地之間猶人背腹之中也謂天爲災變凡諸怪異之類無小大薄厚皆天所爲乎牛生馬桃生李如論者之言天神入牛腹中爲馬把李實提桃間乎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又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人之賤不用

於大者類多伎能天尊貴高大安能撰為災變以譴告人且吉凶蜚色見於面人不能為色自發也天地猶人身氣變猶蜚色人不能為蜚色天地安能為氣變然則氣變之見殆自然也變自見色自發占候之家因以言也夫寒温譴告變動招致四疑皆已論矣譴告於天道尤詭故重論之論之所以難別也説合於人事不入於道意從道不隨事雖違儒家之説合黄老之義也

感類篇

陰陽不和災變發起或時先世遺咎或時氣自然賢聖感類慊懼自思災變惡徵何爲至乎引過自責恐有罪畏慎恐懼之意未必有其實事也何以明之以湯遭旱自責以五過也聖人純完行無缺失矣何自責有五過然如書曰湯自責天應以雨湯本無過以五過自責天何故雨以無過致旱亦知自責不能得雨也由此言之旱不爲湯至雨不應自責然而前旱後雨（一有之字）者自然之氣也此言書之語也難之曰春秋大雩董仲舒設土

龍皆爲一時間也一時不雨恐懼雩祭求隂請福憂念百姓也湯遭旱七年以五過自責謂何時也夫遭旱一時輒自責乎旱至七年乃自責也謂一時輒自責一有也字七年乃雨天應之誠何其留也始謂七年乃自責憂念百姓何其遲也不合雩祭之法不猒憂民之義書之言未可信也由此論之周成王之雷風發亦此類也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爲成王狐疑於周

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
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
功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
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
以爲葬疑或以爲信讒二家未可審且訂葬疑之說秋
夏之際陽氣尚盛未嘗無雷雨也顧其拔木偃禾頗爲
狀耳當雷雨時成王感懼開金縢之書見周公之功執
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已天偶反風書家則謂天爲

周公怒也千秋萬夏不絕雷雨苟謂雷雨爲天怒乎是則皇天歲歲怒也正月陽氣發泄雷聲始動秋夏陽至極而雷折苟謂秋夏之雷（一有陽至極字）爲天大怒正月之雷天小怒乎雷爲天怒雨爲恩施使天爲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雨俱至天怒且喜乎子於是日也哭則不歌周禮子卯稷食菜羹哀樂不並行哀樂不並行喜怒反并至乎秦始皇帝東封岱嶽雷雨暴至劉媪息大澤雷雨晦冥始皇無道自同前聖治亂自謂太平天怒可也

劉媪息大澤夢與神遇是生高祖何怒於生聖人而爲雷雨乎堯時大風爲害堯激大風於青丘之野舜入大麓烈風雷雨堯舜世之隆主何過於天天爲風雨也大旱春秋雩祭又董仲舒設土龍以類招氣如天應雩龍必爲雷雨何則秋夏之雨與雷俱也必從春秋仲舒之術則大雩龍求怒天乎師曠奏白雪之曲雷電下擊鼓清角之音風雨暴至苟爲雷雨爲天怒天何憎於白雪清角而怒師曠爲之乎此雷雨之難也又問之曰成王

不以天子禮葬周公天爲雷風偃禾拔木成王覺悟執書泣過天乃反風偃禾復起何不爲疾反風以立大木必須國人起築之乎應曰天不能曰然則天有所不能乎應曰然難曰孟賁推人人仆接人而起接人立天能拔木不能復起是則天力不如孟賁也秦時三山亡猶謂天所徙也夫木之輕重孰與三山能徙三山不能起大木非天用力宜也如謂三山非天所亡然則雷雨獨天所爲乎問曰天之欲令成王以天子之禮葬周公以

公有聖德以公有王功經曰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説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也難之曰伊尹相湯代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湯死復相大甲大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于皇天天所宜彰也伊尹死時天何以不爲雷雨應曰以百雨篇曰伊尹死大霧三日大霧三日亂氣矣非天怒之變也東海張霸造百雨篇其言雖未可信且假以問天爲雷雨以悟成王成王未開金匱雷止乎已開

金匱雷雨乃止也應曰未開金匱雷止也開匱得書見公之功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禾盡起由此言之成王未覺悟雷雨止矣難曰伊尹霧三日天何不三日雷雨須成王覺悟乃止乎太戊之時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思政桑穀消亡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出三善言熒惑徙舍使太戊不思政景公無三善言桑穀不消熒惑不徙何則災變所以譴告也所譴告未覺災變不除天之至意也今天怒爲雷雨以責

成王成王未覺雨雷之息何其早也又問曰禮諸侯之子稱公子諸侯之孫稱公孫皆食采地殊之衆庶何則公子公孫親而又尊得體公稱又食采地名實相副猶文質相稱也天彰周公之功令成王以天子禮葬何不令成王號周公以周王副天子之禮乎應曰王者名之尊號也人臣不得名也難曰人臣猶得名王禮乎武王伐紂下車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三人者諸侯亦人臣也以王號加之何爲獨可於三王不可於周公天意欲彰

周公豈能明乎豈以王迹起於三人哉然而王功亦成於周公江起岷山流爲濤瀨相濤瀨之流孰與初起之源秬鬯之所爲到白雉之所爲來三王乎周公一有乎字也周公功德盛於三王不加王號豈天惡人妄稱之哉周衰六國稱王齊秦更爲帝當時天無禁怒之變周公不以天子禮葬天爲雷雨以責成王何天之好惡不純一乎又問曰魯季孫賜曾子簀曾子病而寢之童子曰華而睆者大夫之簀而曾子感慙命元易簀蓋禮大夫之

簀士不得寢也今周公人臣也以天子禮葬䰟而有靈將安之不也應曰成王所爲天之所予何爲不安難曰季孫所賜大夫之簀豈曾子之所自制乎何獨不安乎子疾病子路遣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孔子罪子路者也已非人君一有也字子路使門人爲臣非天之心而妄爲之是欺天也周公亦非天子也以孔子之心況周公周公必不安也季氏旅於泰山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以

曾子之細猶却非禮周公至聖豈安天子之葬曾謂周公不如曾子乎由此原之周公不安也大人與天地合德周公不安天亦不安何故爲雷雨以責成王乎又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武王之命何可代乎應曰九齡之夢天奪文王年以益武王克殷二年之時九齡之年未盡武王不豫則請之矣人命不可請獨武王可非世常法故藏於金縢不可復爲故掩而不見難曰九齡之夢武王已得文王之年未應曰已得之矣難曰已得文

王之年命當自延克殷二年雖病猶將不死周公何爲
請而代之應曰人君爵人以官議定未之即與曹下案
目然後可諾天雖奪文王年以益武王猶須周公請乃
能得之命數精微非一臥之夢所能得也應曰九齡之
夢能得也難曰九齡之夢文王夢與武王九齡武王夢
帝予其九齡其天已予之矣武王已得之矣何須復請
人且得官先夢得爵其後莫舉猶自得官何則兆象先
見其驗必至也古者謂年爲齡已得九齡猶人夢得爵

也周公因必效之夢請之於天功安能大乎又問曰功無大小德無多少人須仰恃賴之者則爲美矣使周公不代武王武王病死周公與成王而致天下太平乎應曰成事周公輔成王而天下不亂使武王不見代遂病至死周公致太平何疑乎難曰若是武王之生無益其死無損須周公功乃成也周衰諸侯背畔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使無管仲不合諸侯夷狄交侵中國絶滅此無管仲有所傷也

程量有益管仲之功偶於周公管仲死桓公不以諸侯禮葬以周公況之天亦宜怒微雷薄雨不至何哉豈以周公聖而管仲不賢乎夫管仲爲反坫有三歸孔子譏之以爲不賢反坫三歸諸侯之禮天子禮葬王者之制皆以人臣俱不得爲大人與天地合德孔子大人也譏管仲之僭禮皇天欲周公之侵制非合德之驗書家之說未可然也以見鳥跡而知爲書見蜚蓬而知爲車天非以鳥跡命倉頡以蜚蓬使奚仲也奚仲感蜚蓬而倉

頡起鳥跡也晉文反國命徹麋墨舅犯心感辭位歸家夫文公之徹麋墨非欲去舅犯舅犯感慙自同於麋墨也宋華臣弱其宗使家賊六人以鈹殺華吳於宋命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其後左師怨咎華臣華臣備之國人逐瘈狗瘈狗入華臣之門華臣以爲左師來攻已也踰牆而走夫華臣自殺華吳而左師懼國人自逐瘈狗而華臣自走成王之畏懼猶此類也心疑於不以天子禮葬公卒遭雷雨之至則懼而畏過矣夫雷

雨之至天未必責成王也雷雨至成王懼以自責也夫感則倉頡奚仲之心懼則左師華臣之意也懷嫌疑之計遭暴至之氣以類之驗見則天怒之效成矣見類驗於寂漠猶感動而畏懼況雷雨揚軒轞之聲成王庶幾能不怵惕乎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禮君子聞雷雖夜衣冠而坐所以敬雷懼激氣也聖人君子於道無嫌然猶順天變動況成王有周公之疑聞雷雨之變安能不振懼乎然則雷雨之至也殆且自天氣成王畏懼殆且感

物類也夫天道無爲如天以雷雨責怒人則亦能以雷
雨殺無道古無道者多可以雷雨誅殺其身必命聖人
興師動軍頓兵傷士難以一雷行誅輕以三軍尅敵何
天之不憚煩也或曰紂父帝乙射天毆地游涇渭之間
雷電擊而殺之斯天以雷電誅無道也帝乙之惡孰與
桀紂鄒伯奇論桀紂惡不如亡秦亡秦不如王莽然而
桀紂秦莽之地不以雷電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
纖介之惡采善不踰其美貶惡不溢其過責小以大夫

人無之成王小疑天大雷雨如定以臣葬公其變何以過此洪範稽疑不悟災變者人之才不能盡曉天不以疑責備於人也成王心疑未決天以大雷雨責之殆非皇天之意書家之說恐失其實也

## 齊世篇

語稱上世之人侗長佼好堅強老壽百歲左右下世之人短小陋醜夭折早死何則上世和氣純渥婚姻以時人民稟善氣而生生又不傷骨節堅定故長大老壽狀

貌美好下世反此故短小夭折形面醜惡此言妄也夫上世治者聖人也下世治者亦聖人也聖人之德前後不殊則其治世古今不異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天不變易氣不改更上世之民下世之民也俱稟元氣元氣純和古今不異則稟以爲形體者何故不同夫稟氣等則懷性均懷性均則形體同形體同則醜好齊醜好齊則夭壽適一天一地並生萬物萬物之生俱得一氣氣之薄渥萬世若一帝王治世百代同道人民嫁娶同時

共禮雖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制張設未必奉行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禮樂之制存見於今今之人民肯行之乎今人不肯行古人亦不肯舉以今之人民知古之人民也物亦物也人生一世壽至一百歲生爲十歲兒時所見地上之物生死改易者多至於百歲臨且死時所見諸物與年十歲時所見無以異也使上世下世民人無有異則百歲之間足以卜筮六畜長短五穀大小昆蟲草木金石珠玉蜎蜚蠕動跂行喙息無

有異者此形不異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氣爲水火也使氣有異則古之水清火熱而今水濁火寒乎人生長六七尺大三四圍面有五色壽至於百萬世不異如以上世人民侗長佼好堅彊老壽下世反此則天地初立始爲人時長可如防風之君色如宋朝壽如彭祖乎從當今至千世之後人可長如莢英色如嫫母壽如朝生乎王莽之時長人生長一丈名曰霸出建武年中潁川張仲師長一丈二寸張湯八尺有餘其父不滿五

尺俱在今世或長或短儒者之言竟非誤也語稱上世使民以宜伛者抱關侏儒俳優如皆侗長佼好安得伛侏之人乎語稱上世之人質朴易化下世之人文薄難治故易曰上古之時結繩以治後世易之以書契先結繩易化之故後書契難治之驗也故夫宓犧之前人民至質朴卧者居居坐者于于羣居聚處知其母不識其父至宓犧時人民頗文知欲詐愚勇欲恐怯彊欲凌弱衆欲暴寡故宓犧作八卦以治之至周之時人民文薄

八卦難復因襲故文王衍爲六十四首極其變使民不
倦至周之時人民久薄故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
纖介之惡稱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
知世浸弊文薄難治故加密致之罔設纖微之禁檢狎
守持備具悉極此言妄也上世之人所懷五常也下世
之人亦所懷五常也俱懷五常之道共稟一氣而生上
世何以質朴下世何以文薄彼見上世之民飲血茹毛
無五穀之食後世穿地爲井耕土種穀飲井食粟有水

火之調又見上古巖居穴處衣禽獸之皮後世易以宮
室有布帛之飾則謂上世質朴下世文薄矣夫器業變
易性行不異然而有質朴文薄之語者世有盛衰衰極
久有弊也譬猶衣食之於人也初成鮮完始熟香潔少
久穿敗連日臭茹矣文質之法古今所共一質一文一
衰一盛古而有之非獨今也何以效之傳曰夏后氏之
王教以忠上教以忠君子忠其失也小人野救野莫如
敬殷王之教以敬上教用敬君子敬其失也小人鬼救

鬼莫如文故周之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文其失也小人薄救薄莫如忠承周而王者當教以忠夏所承唐虞之教薄故教以忠唐虞以文教則其所承有鬼失矣世人見當今之文薄也狎侮非之則謂上世朴質下世文薄猶家人子弟不謹則謂他家子弟謹良矣語稱上世之人重義輕身遭忠義之事得已所當赴死之分明也則必赴湯趨鋒死不顧恨故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行事比類書籍所載亡命捐身衆多非一今世趨利苟

生棄義妄得不相勉以義不相激以行義廢身不以爲累行隳事不以相畏此言妄也夫上世之士今世之士也俱含仁義之性則其遭事並有奮身之節古有無義之人今有建節之士善惡雜厠何世無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貴所聞而賤所見辨士則談其久者文人則著其遠者近有奇而辨不稱今有異而筆不記若夫琅邪兒子明歲敗之時兄爲飢人所食自縳叩頭代兄爲食餓人美其義兩舍不食兄死收養其孤愛不異於已

之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兄孤子歲倉卒之時餓其親子活兄之子與子明同義會稽孟章父英爲郡決曹掾郡將撾殺非辜事至覆考英引罪自予卒代將死章後復爲郡功曹從役攻賊兵卒北敗爲賊所射以身代將卒死不去此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何以異當今著文書者肯引以爲比喻乎比喻之證上則求虞夏下則索殷周秦漢之際功奇行殊猶以爲後又況當今在百代下言事者目親

見之乎畫工好畫上代之人秦漢之士功行譎奇不肯圖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貴鵠賤雞鵠遠而雞近也使當今說道深於孔墨名不得與之同立行崇於曾顏聲不得與之鈞何則世俗之性賤所見貴所聞也有人於此立義建節實核其操古無以過爲文書者肯載於篇籍表以爲行事乎作奇論造新文不損於前人好事者肯舍久遠之書而垂意觀讀之乎揚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壹觀與之併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

伯松前伯松以爲金匱矣語稱上世之時聖人德優而功治有奇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舜承堯不墮洪業禹襲舜不虧大功其後至湯舉兵伐桀武王把鉞討紂無巍巍蕩蕩之文而有動兵討伐之言蓋其德劣而兵試武用而化薄化薄不能相逮之明驗也及至秦漢兵革雲擾戰力角勢秦以得天下既得天下無嘉瑞之美若叶和萬國鳳皇來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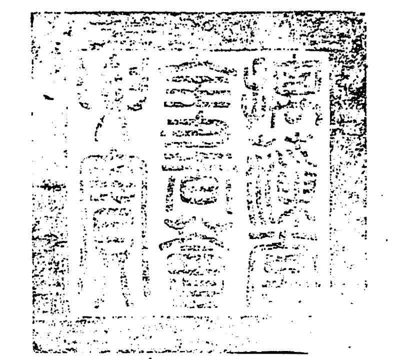
類非德劣不及功薄不若之徵乎此言妄也夫天地氣和即生聖人聖人之治即立大功和氣不獨在古先則聖人何故獨優世俗之性好褒古而毀今少所見而多所聞又見經傳增賢聖之美孔子尤大堯舜之功又聞堯禹禪而相讓湯武伐而相奪則謂古聖優於今功化渥於後矣夫經有褒增之文世有空加之言讀經覽書者所共見也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世常以桀紂與堯舜相

反稱美則說堯舜言惡則舉紂桀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則知堯舜之德不若是其盛也堯舜之禪湯武之誅皆有天命非優劣所能爲人事所能創也使湯武在唐虞亦禪而不伐堯舜在殷周亦誅而不讓葢有天命之實而世空生優劣之語經言叶和萬國時亦有丹朱鳳凰來儀時亦有有苗兵皆動而並用則知德亦何優劣而小大也世論桀紂之惡甚於亡秦實事者謂亡秦惡甚於桀紂秦漢善惡相反猶堯舜桀紂相違

也亡秦與漢皆在後世亡秦惡甚於桀紂則亦知大漢之德不劣於唐虞也唐之萬國固增而非實者也有虞之鳳凰宣帝已五致之矣孝明帝符瑞並至夫德優故有瑞瑞鈞則功不相下宣帝孝明如劣不及堯舜何以能致堯舜之瑞光武皇帝龍興鳳舉取天下若拾遺何以不及殷湯周武世稱周之成康不虧文王之隆舜巍巍不虧堯之盛功也方今聖朝承光武襲孝明有浸豐溢美之化無細小毫髮之虧上何以不逮舜禹下何以

不若成康世見五帝三王事在經傳之上而漢之記故尚一有書字為文書則謂古聖優而功大後世劣而化薄矣

論衡卷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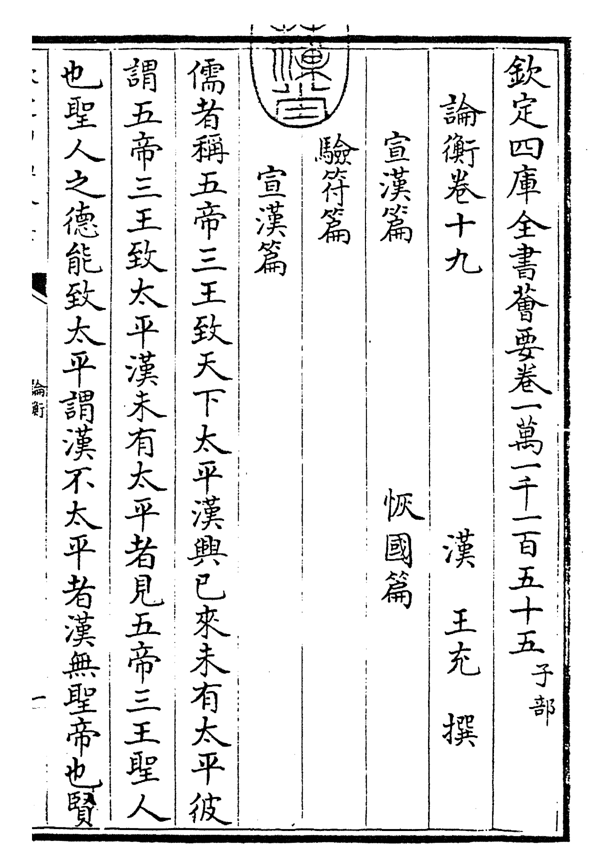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梅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論衡卷十九 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一百五十五　子部

論衡卷十九　　漢　王充　撰

宣漢篇　　恢國篇

驗符篇

宣漢篇

儒者稱五帝三王致天下太平漢興已來未有太平彼謂五帝三王致太平漢未有太平者見五帝三王聖人也聖人之德能致太平謂漢不太平者漢無聖帝也賢

者之化不能太平又見孔子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方今無鳳鳥河圖瑞頗未至悉具故謂未太平此言妄也夫太平以治定為效百姓以安樂為符孔子曰修已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百姓安者太平之驗也夫治人以人為主百姓安而陰陽和陰陽和則萬物育萬物育則奇瑞出視今天下安乎危乎安則平矣瑞雖未具無害於平故夫王道定事以驗立實以效效驗不彰實誠不見時或實然證驗不具是故王道立事以

實不必具驗聖主治世期於平安不須符瑞且夫太平之瑞猶聖主之相也聖主骨法未必同太平之瑞何為當等彼聞堯舜之時鳳皇景星皆見河圖洛書皆出以為後王治天下當復致若等之物乃為太平用心若此猶謂堯當復比齒舜當復八眉也夫帝王聖相前後不同則得瑞古今不等而今王無鳳鳥河圖為未太平妄矣孔子言鳳鳥河圖者假前瑞以為語也未必謂世當復有鳳皇與河圖也夫帝王之瑞衆多非一或以鳳鳥麒

麟或以河圖洛書或以甘露醴泉或以陰陽和調或以百姓乂安今瑞未必同於古古應未必合於今遭以所得未必相襲何以明之以帝王興起命祐不同也周則烏魚漢斬大虵推論唐虞猶周漢也初興始起事效物氣無相襲者太平瑞應何故當鈞以已至之瑞效方來之應猶守株待兎之蹊藏身破罝之路也天下太平瑞應各異猶家人富殖物不同也或積米穀或藏布帛或畜牛馬或長田宅夫樂米穀不愛布帛歡牛馬不美田

宅則謂米穀愈布帛牛馬勝田宅矣今百姓安矣符瑞至矣終謂古瑞河圖鳳皇不至謂之未安是猶食稻之人入飯稷之鄉不見稻米謂稷為非穀也實者天下已太平矣未有聖人何以致之未見鳳皇何以效實問世儒不知聖何以知今無聖人也世人見鳳皇何以知之既無以知之何以知今無鳳皇也委不能知有聖與無又不能別鳳皇是鳳與非則必不能定今太平與未平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然後仁三十年而天下平漢

興至文帝時二十餘年賈誼創議以為天下洽和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夫如賈生之議文帝時已太平矣漢興二十餘年應孔子之言必世然後仁也漢一代之年數已滿太平立矣賈生知之況至今且三百年謂未太平誤也且孔子所謂一世三十年也漢家三百歲十帝耀德未平如何夫文帝之時固已平矣歷世持平矣至平帝時前漢已滅光武中興復致太平問曰文帝有瑞可名太平光武無

瑞謂之太平如何曰夫帝王瑞應前後不同雖無物瑞百姓寧集風氣調和是亦瑞也何以明之帝王治平升封太山告安也秦始皇升封太山遭雷雨之變治未平氣未和光武皇帝升封天晏然無雲太平之應也治平氣應光武之時氣和人安物瑞等至人氣已驗論者猶疑孝宣皇帝元康二年鳳皇集於太山後又集于新平四年神雀集於長樂宮或集于上林九真獻麟神雀二年鳳皇甘露降集京師四年鳳皇下杜陵及上林五鳳

三年帝祭南郊神光並見或興子谷燭燿齋宫十有餘日明年祭后土靈光復至至如南郊之時甘露神雀降集延壽萬歲宫其年三月鸞鳳集長樂宫東門中樹上甘露元年黄龍至見于新豐醴泉滂流彼鳳皇雖五六至或時一鳥而數來或時異鳥而各至麒麟神雀黄龍鸞鳥甘露醴泉祭后土天地之時神光靈耀可謂繁盛累積矣孝明時雖無凰皇亦致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嘉禾金出鼎見離木復合五帝三王經傳所載瑞

應莫盛孝明如以瑞應效太平宣明之年倍五帝三王也夫如是孝宣孝明可謂太平矣能致太平者聖人也世儒何以謂世未有聖人天之稟氣豈為前世者渥後世者泊哉周有三聖文王武王周公並時猥出漢亦一代也何以當少於周周之聖王何以當多於漢漢之高祖光武周之文武也文帝武帝宣帝孝明今上過周之成康宣王非以身生漢世可褒增頌歎以求媚稱也核事理之情定說者之實也俗好褒遠稱古講瑞上世為

美論治則古王為賢睹奇於今終不信然使堯舜更生恐無聖名獵者獲禽觀者樂獵不見漁者之心不顧也是故觀於齊不虞魯遊於楚不懼宋唐虞夏殷同載在二尺四寸儒者推讀朝夕講習不見漢書謂漢劣不若亦觀獵不見漁游齊楚不願宋魯也使漢有弘文之人經傳漢事則尚書春秋也儒者宗之學者襲之將襲舊六為七今上上遡至高祖皆為聖帝矣觀杜撫班固等所上漢頌頌功德符瑞汪濊深廣滂沛無量踰唐虞入

皇域三代隘辟厥深洿沮也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且
舍唐虞夏殷近與周家斷量功德實商優劣周不如漢
何以驗之周之受命者文武也漢則高祖光武也文武
受命之降怪不及高祖光武初起之祐孝宣明之瑞美
於周之成康宣王孝宣孝明符瑞唐虞以來可謂盛矣
今上即命奉成持滿四海混一天下定寧物瑞已極人
應彌隆唐世黎民雍熙今亦天下修仁歲遭運氣穀頗
不登迥路無絶道之憂深幽無屯聚之姦周家越裳獻

白雉方今匈奴鄯善哀牢貢獻牛馬周時僅治五千里內漢氏廓土收荒服之外牛馬珍於白雉近屬不若遠物古之戎狄今為中國古之躶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商舄以盤石為沃田以桀暴為良民夷埳坷為平均化不賓為齊民非太平而何夫實德化則周不能過漢論符瑞則漢盛於周度土境則周狹於漢漢何以不如周獨謂周多聖人治致太平儒者稱聖泰隆使聖卓而無跡稱治亦泰盛使太平絕而

無續也

恢國篇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言顏淵學於孔子積累歲月見道彌深也宣漢之篇高漢於周擬漢過周論者未極也恢而極之彌見漢奇夫經熟講者要妙乃見國極論者恢奇彌出恢論漢國在百代之上審矣何以驗之黃帝有涿鹿之戰堯有丹水之師舜時有苗不服夏啓有扈叛逆高宗伐鬼方三年剋之周成王管

蔡悖亂周公東征前代皆然漢不聞此高祖之時陳豨反彭越叛治始安也孝景之時吳楚興兵怨鼂錯也匈奴時擾正朔不及天荒之地王功不加兵今皆内附貢獻牛馬此則漢之威盛莫敢犯也紂為至惡天下叛之武王舉兵皆願就戰八百諸侯不期俱至項羽惡微號而用兵與高祖俱起威力輕重未有所定則項羽力勁折鐵難於摧木高祖誅項羽折鐵武王伐紂摧木然則漢力勝周多矣凡克敵一則易二則難湯武伐桀紂一

敵也高祖誅秦殺項兼勝二家力倍湯武武王為殷西伯臣事於紂以臣伐周夷齊恥之扣馬而諫武王不聽不食周粟餓死首陽高祖不為秦臣光武不仕王莽誅惡伐無道無伯夷之譏可謂順於周矣丘山易以起高淵洿易以為深起於微賤無所因階者難襲爵乘位尊祖統業者易堯以唐侯入嗣帝位舜以司徒因堯授禪禹以司空緣功代舜湯由七十里文王百里武王為西伯襲文王位三郊五代之起皆有因緣力易為也高祖

從亭長提三尺劍取天下光武由白水奮威武海内無尺土所因一位所乗直奉天命推自然此則起高於淵洿為深於丘山也比方五代孰若為優傳書或稱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為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姦謀惑民權掩不備周之所諱也世謂之虚漢取天下無此虚言武成之篇言周伐紂血流浮杵以武成言之食兒以丹晨舉脂燭殆且然矣漢伐亡新

光武將五千人王莽遣二公將三萬人戰于昆陽雷雨晦冥前後不相見漢兵出昆陽城擊二公軍一而當十二公兵敗天下以雷雨助漢威敵孰與舉腊燭以人事譎取殷哉或云武王伐紂紂赴火死武王就斬以鉞懸其首於太白之旌齊宣王憐釁鍾之牛睹其色之觳觫也楚莊王赦鄭伯之罪見其肉袒而形暴也君子惡不惡其身紂屍赴於火中所見悽愴非徒色之觳觫袒之暴形也就斬以鉞懸乎其首何其忍哉高祖入咸陽閻

樂誅二世項羽殺子嬰高祖雍容入秦不戮二屍光武入長安劉聖公已誅王莽乘兵即害不刃王莽之死夫斬赴火之首與貫被刃者之身德虐孰大也豈以羑里之恨哉以人君拘人臣其逆孰與秦奪周國莽酖平帝也鄒伯奇論桀紂之惡不若亡秦亡秦不若王莽然則紂惡微而周誅之痛秦莽罪重而漢伐之輕寬狹誰也高祖母妊之時蛟龍在上夢與神遇好酒貰飲酒舍負讐及醉留臥其上常有神怪夜行斬蛇蛇嫗悲哭與呂

后俱之田廬時自隱匿光氣暢見呂后輒知始皇望見東南有天子氣及起五星聚於東井楚望漢軍雲氣五色光武且生鳳皇集於城嘉禾滋於屋皇妣之身夜半無燭空中光明初者蘇伯阿望舂陵氣鬱鬱葱葱光武起過舊廬見氣幢幢上屬於天五帝三王初生始起不聞此怪堯母感於赤龍及起不聞奇祐禹母吞薏苡將生得玄圭契母咽鷰子湯起白狼銜鈎后稷母履大人之跡文王起得赤雀武王得魚烏皆不及漢太平之瑞

黄帝堯舜鳯皇一至凡諸衆瑞重至者希漢文帝黄龍
玉梧武帝黄龍麒麟連木宣帝鳯皇五至麒麟神雀甘
露醴泉黄龍神光平帝白雉黒雉孝明麒麟神雀甘露
醴泉白雉黒雉芝草連木嘉禾與宣帝同奇有神鼎黄
金之怪一代之瑞累仍不絶此則漢德豐茂故瑞祐多
也孝明天崩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
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黄龍
見大小凡八前世龍見不雙芝生無二甘露一降而今

八龍並出十一芝草生甘露流五縣德惠盛熾故瑞繁夥也自古帝王孰能致斯儒者論曰王者推行道德受命於天論衡初秉以為王者生稟天命性命難審且兩論之酒食之賜一則為薄再則為厚如儒者之言五代皆一受命唯漢獨再此則天命於漢厚也如審論衡之言生稟自然此亦漢家所稟厚也絶而復屬死而復生世有死而復生之人人必謂之神漢統絶而復屬光武存亡可謂優矣武王伐紂庸蜀之夷佐戰牧野成王之

時越裳獻雉倭人貢暢幽厲衰微戎狄攻周平王東走以避其難至漢四夷朝貢孝平元始元年越裳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夫以成王之賢輔以周公越裳獻一平帝得三後至四年金城塞外羌良橋橋種良願等獻其魚鹽之地願内屬漢遂得西王母石室因為西海郡周時戎狄攻王至漢内屬獻其寶地西王母國在絕極之外而漢屬之德孰大壤孰廣方今哀牢鄯善諾降附歸德匈奴時擾遣將攘討獲虜生口千萬數夏禹倮入吳

國太伯採藥斷髮文身唐虞國界吳為荒服越在九夷
罽衣關頭今皆夏服褒衣履舄巴蜀越嶲鬱林日南遼
東樂浪周時被髮椎髻今戴皮弁周時重譯今吟詩書
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廣陵王荆迷於嬖巫楚
王英惑於狹客事情列見孝明三宥二王吞藥周誅管
蔡違斯遠矣楚外家許氏與楚王謀議孝明曰許氏有
屬於王欲王尊貴人情也聖心原之不繩於法隱彊侯
傳懸書市里誹謗聖政今上海思犯奪爵土惡其人者

愴其胥餘立二王之子安楚廣陵彊弟負嗣祀陰氏二王帝族也位為王侯與管蔡同管蔡滅嗣二王立後恩已褎矣隱彊異姓也尊重父祖復存其祀立武庚之義繼禄父之恩方斯𢧐矣何則並為帝王舉兵相征貪天下之大絕成湯之統非聖君之義失承天之意也隱彊臣子也漢統自在絕滅陰氏無損於義而猶存之惠滂沛也故夫雨露之施内則注於骨肉外則布於他族唐之晏晏舜之烝烝豈能踰此驩兜之行靖言庸回共工

私之稱薦於堯三苗巧佞之人或言有罪之國鯀不能治水知力極盡罪皆在身不加於上唐虞放流死於不毛怨惡誹上懷挾叛逆考事失實誤國殺將罪惡重於四子孝明加恩則論徙邊今上寬惠還歸州里開闢以來恩莫斯大晏子曰鉤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夫地動天時非政所致皇帝振畏猶歸於治廣徵賢良訪求過闕高宗之側身周成之開匱勵能逮此穀登歲平庸主因緣以建德政顛沛危殆聖哲優者乃立功化是故

微病恒醫皆巧篤劇扁鵲乃良建初孟年無妄氣至歲之疾疫也比旱不雨牛死民流可謂劇矣皇帝敦德俊乂在官第五司空股肱國維轉穀振贍民不乏餓天下慕德雖危不亂民饑於穀飽於道德身流在道心回鄉内以故道路無盜賊之跡深幽迥絶無劫奪之姦以危為寧以困為通五帝三王孰能堪斯哉

驗符篇

永平十一年廬江皖侯國民際有湖皖民小男曰陳爵

陳挺年皆十歲以上相與釣於湖涯挺先釣爵後往爵
問挺曰釣寧得乎挺曰得爵即歸取竿綸去挺四十步
所見湖涯有酒罇色正黃没水中爵以為銅也涉水取
之滑重不能舉挺望見號曰何取爵曰是有銅不能舉
也挺往助之涉水未持罇頓衍更為盟盤動行入深淵
中復不見挺爵留顧見如錢等正黃數百千枚即共掇
摝各得滿手走歸示其家爵父國故免吏字君賢驚曰
安所得此爵言其狀君賢曰此黃金也即馳與爵俱往

到金處水中尚多賢自涉水掇取爵挺鄰伍並聞俱競採之合得十餘斤賢自言於相相言太守太守遣吏收取遣門下掾程躬奉獻具言得金狀詔書曰如章則可不如章有正法躬奉詔書歸示太守太守以下思省詔書以為疑隱言之不實苟飾美也即復因却上得黄金實狀如前章事寢十二年賢等上書曰賢等得金湖水中郡牧獻訖今不得直詔書下廬江上不畀賢等金直狀郡上賢等所採金自官湖水非賢等私瀆故不與直

十二年詔書曰視時金價畀賢等金直漢瑞非一金出奇怪故獨紀之金玉神寶故出詭異金物色先為酒鐏後為盟盤動行入淵豈不怪哉夏之方盛遠方圖物貢金九牧禹謂之瑞鑄以為鼎周之九鼎遠方之金也人來貢之自出於淵者其實一也皆起盛德為聖王瑞金玉之世故有金玉之應文帝之時玉棓見金之與玉瑞之最也金聲玉色人之奇也永昌郡中亦有金焉纖靡大如黍粟在水涯沙中民採得日重五銖之金一色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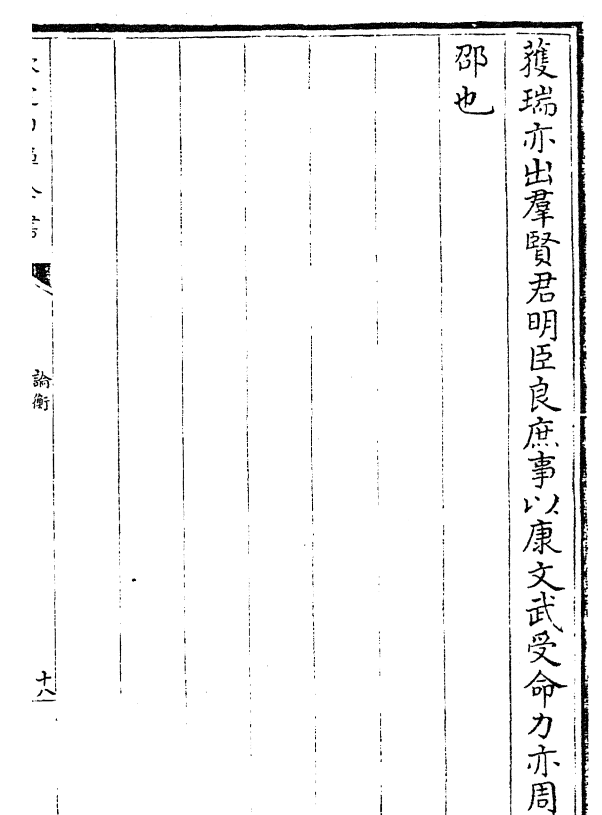
黄土生金土色黄漢土德也故金化出金有三品黄比見者黄為瑞也圯橋老父遺張良書化為黄石黄石之精出為符也夫石金之類也質異色鈞皆土瑞也建初三年零陵泉陵女子傅寧宅土中忽生芝草五本長者尺四五寸短者七八寸莖葉紫色蓋紫芝也太守沈酆遣門下掾衍盛奉獻皇帝悦懌賜錢衣食詔會公卿郡國上計吏民皆在以芝告示天下天下並聞吏民歡喜咸知漢德豐雍瑞應出也四年甘露下泉陵零陵洮陽

始安泠道五縣榆柏梅李葉皆洽薄盛委流漉民噉吮之甘如飴蜜五年芝草復生泉陵男子周服宅上六本色狀如三年芝并前凡十一本湘水去泉陵城七里水上聚石曰燕室丘臨水有俠山其下巖淦水深不測二黄龍見長出十六丈身大於馬舉頭顧望狀如圖中畫龍燕室丘民皆觀見之去龍可數十步又見狀如駒馬小大凡六出水遨戲陵上蓋二龍之子也并二龍為八出移一時乃入宣帝時鳳皇下彭城彭城以聞宣帝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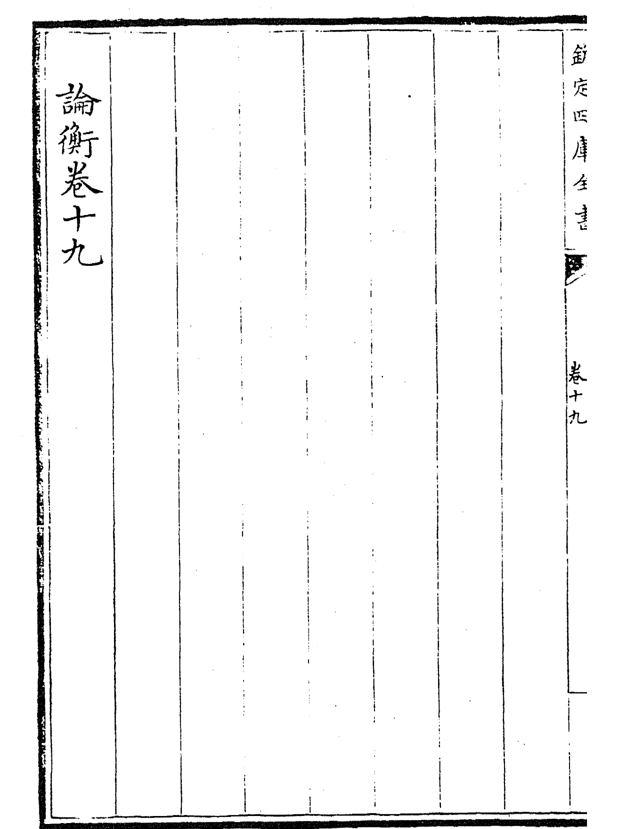
侍中宋翁一翁一曰鳳皇當下京師集於天子之郊乃遠下彭城不可收與無下等宣帝曰方今天下合為一家下彭城與京師等耳何令可與無下等乎令左右通經者語難翁一翁一窮免冠叩頭謝宣帝之時與今無異鳳皇之集黃龍之出鈞也彭城零陵遠近同也帝宅長遠四表為界零陵在內猶為近矣魯人公孫臣孝文時言漢土德其符黃龍當見其後黃龍見于成紀成紀之遠猶零陵也孝武孝宣時黃龍皆出黃龍比出於茲

為四漢竟土德也賈誼創議於文帝之朝云漢色當尚黃數以五為名賈誼智囊之臣云色黃數五土德審矣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生土土爰稼穡稼穡作甘故甘露集龍見往世不雙唯夏盛時二龍在庭今龍雙出應夏之數治諧偶也龍出往世其子希出今小龍六頭並出遨戲象乾坤六子嗣後多也唐虞之時百獸率舞今亦八龍遨戲良久芝草延年仙者所食往世生出不過一二今并前後凡十一本多獲壽考之徵生育松喬之

糧也甘露之降往世一所今流五縣應土之數德布濩也皇瑞比見其出不空必有象為隨德是應孔子曰知者樂仁者壽皇帝聖人故芝草壽徵生黄為土色位在中央故軒轅德優以黄為號皇帝寛惠德侔黄帝故龍色黄示德不異東方曰仁龍東方之獸也皇帝聖人故仁瑞見仁者養育之味也皇帝仁惠愛黎民故甘露降龍潛藏之物也陽見於外皇帝聖明招拔巖穴也瑞出必由嘉士祐至必依吉人也天道自然厥應偶合聖主



獲瑞亦出羣賢君明臣良庶事以康文武受命力亦周邵也



論衡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一百五十六　子部

論衡卷二十

漢　王充　撰

須頌篇　　佚文篇

論死篇

須頌篇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鴻筆之奮蓋斯時也或說尚書曰尚者上也上所為下所書也下者誰也曰臣子也然則臣子書上所為矣問儒者禮言制樂言作何也曰禮者上所制故曰制樂者下所作故曰作天下太平頌聲作方今天下太平矣頌詩樂聲可以作未傳者不知也故曰拘儒衛孔悝之鼎銘周臣勸行孝宣皇帝稱頴川太守黄霸有治狀賜金百斤漢臣勉政夫以人主頌稱臣子臣子當褒君父於義較矣虞氏天下太平夔

歌舜德宣王惠周詩頌其行召伯述職周歌棠樹是故周頌三十一殷頌五魯頌四凡頌四十篇詩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子當頌明矣儒者謂漢無聖帝治化未太平宣漢之篇論漢已有聖帝治已太平恢國之篇極論漢德非常實然乃在百代之上表德頌功宣褒主上詩之頌言右臣之典也舍其家而觀他人之室忽其父而稱異人之翁未為德也漢今天下之家也先帝今上民臣之翁也夫曉主德而頌其美識國奇而恢其功

孰與疑暗不能也孔子稱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或年五十擊壤於塗或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孔子乃言大哉堯之德者乃知堯者也涉聖世不知聖主是則盲者不能別青黃也知聖主不能頌是則喑者不能言是非也然則方今盲喑之儒與唐擊壤之民同一才矣夫孔子及唐人言大哉者知堯德蓋堯盛也擊壤之民云堯何等力是不

知堯德也夜舉燈燭光曜所及可得度也日照天下遠近廣狹難得量也浮於淮濟皆知曲折入東海者不曉南北故夫廣大（一無廣大字）從横難數極深揭厲難測漢德酆廣日光海外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漢盛也漢家著書多上及殷周諸子並作皆論他事無褒頌之言論衡有之又詩頌國名周頌與杜撫固所上漢頌相依類也宣帝之時畫圖漢列士或不在於畫上者子孫恥之何則父祖不賢故不畫圖也夫頌言非徒畫文也如千

世之後讀經書不見漢美後世怪之故夫古之通經之臣紀主令功記於竹帛頌上令德刻於鼎銘文人涉世以此自勉漢德不及六代論者不德之故也地有丘洿故有高平或以钁鍤平而夷之為平地矣世見五帝三王為經書漢事不載則謂五三優於漢矣或以論為钁鍤損三五少豐滿漢家之下豈徒並為平哉漢將為丘五三轉為洿矣湖池非一廣狹同也樹竿測之深淺可度漢與百代俱為主也實而論之優劣可見故不樹長

竿不知深淺之度無論衡之論不知優劣之實漢在百代之末上與百代料德湖池相與比也無鴻筆之論不免庸庸之名論好稱古而毀今恐漢將在百代之下豈徒同哉謚者行之跡也謚之美者成宣也惡者靈厲也成湯遭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湯加成宣王言宣無妄之災不能虧政臣子累謚不失實也由斯以論堯堯亦美謚也時亦有洪水百姓不安猶言堯者得實考也夫一字之謚尚猶明主況千言之論萬文之頌哉船車載人

孰與其徒多也素車朴船孰與加漆采畫也然則鴻筆之人國之船車采畫也農無彊夫穀粟不登國無彊文德闇不彰漢德不休亂在百代之間彊筆之儒不著載也高祖以來著書非不講論漢司馬長卿為封禪書文約不具司馬子長紀黄帝以至孝武揚子雲録宣帝以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上即命未有褒載論衡之人為此畢精故有齊世宣漢恢國驗符龍無雲雨不能參天鴻筆之人國之

雲雨也載國德於傳書之上宣昭名於萬世之後厥高
非徒參天也城墻之土平地之壤也人加築蹈之力樹
立臨池國之功德崇於城牆文人之筆勁於築蹈聖主
德盛功立莫不褒頌紀載奚得傳馳流去無疆乎人有
高行或譽得其實或欲稱之不能言或謂不善不肯陳
一斷此三者孰者為賢五三之際於斯為盛孝明之時
衆瑞並至百官臣子不為少矣唯班固之徒稱頌國德
可謂譽得其實矣頌文譎以奇彰漢德於百代使帝名

如日月孰與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秦始皇東南遊升會稽山李斯刻石紀頌帝德至瑯琊亦然秦無道之國刻石文世觀讀之者見堯舜之美由此言之須頌明矣當今非無李斯之才也無從升會稽歷瑯琊之階也絃歌為妙異之曲坐者不曰善絃歌之人必怠不精何則妙異難為觀者不知善也聖國揚妙異之政衆臣不頌將順其美安得所施哉今方板之書在竹帛無主名所從生出見者忽然不卸服也如題曰甲甲某子之方若

言已驗嘗試人爭刻寫以為珍秘上書於國記奏於郡譽薦士吏稱術行能章下記出士吏賢妙何則章表其行記明其才也國德溢熾莫有宣褒使聖國大漢有庸庸之名咎在俗儒不實論也古今聖王不絕則其符瑞亦宜累屬符瑞之出不同於前或時已有世無以知故有講瑞俗儒好長古而短今言瑞則渥前而薄後是應實而定之漢不為少漢有實事儒者不稱古有虛美誠心然之信久遠之偽忽近今之實斯蓋三增九虛所以

成也能聖實聖所以興也儒者稱聖過實稽合於漢漢不能及非不能及儒者之說使難及也實而論之漢更難及轂熟歲平聖王因緣以立功化故治期之篇為漢激發治有期亂有時能以亂為治者優優者有之建初孟年無妄氣至聖世之期也皇帝執德救備其災故順鼓明雩為漢應變是故災變之至或在聖世時旱禍湛為漢論災是故春秋為漢制法論衡為漢平說從門應庭聽堂室之言什而失九如升堂闚室百不失一論衡

之人在古荒流之地其遠非徒門庭也日刻徑重千里人不謂之廣者遠也望夜甚雨月光不暗人不睹曜者隱也聖者垂日月之明處在中州隱於百里遥聞傳授不實形耀不實難論得詔書到計吏至乃聞聖政是以褒功失丘山之積頌德遺膏腴之美使至臺閣之下蹈班賈之跡論功德之實不失毫釐之微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顯三累之行大漢之德非直比干三累也道立國表路出其下望國表者昭然知路漢德明著莫立邦

表之言故浩廣之德未光於世也

佚文篇

孝武皇帝封弟為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為宮得佚尚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十篇論語二十一篇闓絃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此時皆出經傳也而有闓絃歌之聲文當興於漢喜樂得闓之祥也當傳於漢寢藏墻壁之中恭王闓之聖王感動絃歌之象此則古文不當掩漢俟以為符也孝成皇

帝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為尚書者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尚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於吏吏當器辜大不謹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故百二尚書傳在民間孔子曰才難能推精思作經百篇才高卓遹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雖姦非實次序篇句依倚事類有似真是故不燒滅之疏一櫝相遣以書書十數札奏記長吏

文成可觀讀之滿意百不能一張霸推精思至於百篇漢世實類成帝赦之不亦宜乎楊子山為郡上計吏見三府為哀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夫以三府掾吏叢積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覽其文子山之傳豈必審是傳聞依為之有狀會三府之士終不能為子山為之斯須不難成帝赦張霸豈不有以哉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時使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驗

也易曰聖人之情見於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神爵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夫以百官之衆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卿孝成玩弄衆書之多善揚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使長卿桓君山子雲作吏書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成帝何欲故曰玩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

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歎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嘆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為哉誠見其美懽氣發於内也候氣變者於天不於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著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也察掌理者左不觀右左文明也占在右不觀左右文明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為觀大人君子以文為操也高祖在母身之時息於澤陂蛟

龍在上龍觟炫燿及起楚望漢軍氣成五采將入咸陽五星聚東井星有五色天或若憎秦滅其文章欲漢興之故先受命以文為瑞也惡人操意前後乖違始皇前歎韓非之書後惑李斯之議燔五經之文設挾書之律五經之儒抱經隱匿伏生之徒竄藏土中殄賢聖之文厥辜深重嗣不及孫李斯創議身伏五刑漢興易亡秦之軌削李斯之跡高祖始令陸賈造書未興五經惠景以至元成經書並修漢朝郁郁厥語所聞孰與亡秦王

莽無道漢軍雲起臺閣廢頓文書棄散光武中興修存
未詳孝明世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今上即
命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聲唐虞旣遠
所在書散殷周頗近諸子存焉漢興以來傳文未遠以
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煥炳郁郁莫盛於斯天晏暘
者星辰曉爛人性奇者掌文藻炳漢今為盛故文繁湊
也孔子曰文王旣歿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
孔子為漢制文傳在漢也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經六

蓺為文諸子傳書為文造論著說為文上書奏記為文
文德之操為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
尤宜勞焉何則發胷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
續故文也論發胷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蓺之人所能為
也周秦之際諸子並作皆論他事不頌主上無益於國
無補於化造論之人頌上恢國國業傳在千載主德參
貳日月非適諸子書傳所能並也上書陳便宜奏記薦
吏士一則為身二則為人繁文麗辭無上書文德之操

治身完行徇利為私無為主者夫如是五文之中論者之文多矣則可尊明矣孔子稱周曰唐虞之際於斯為盛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孔子周之文人也設生漢世亦稱漢之至德矣趙他王南越倍主滅使不從漢制箕踞椎髻沈溺夷俗陸賈說以漢德懼以帝威心覺醒悟蹶然起坐世儒之愚有趙他之惑鴻文之人陳陸賈之說觀見之者將有蹶然起坐趙他之悟漢氏浩爛不有殊卓之聲文人之休國之符也望豐屋知名家睹喬

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則眸子瞭瞭者目文瞭也夫候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心惠而目多采蹂蹈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天文人文文豈徒調墨弄筆為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為善邪人惡載力自禁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謚法所以章善即以著惡也加一字之謚人猶勸懲聞知之者莫

不自勉況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畢載文以千數傳流於世成為丹青故可尊也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賫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為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子雲不為財勸叔皮不為恩撓文人之筆獨已公矣賢聖定意於筆筆集成文文具情顯後人觀之見以正邪安宜妄記足蹈於地跡有好醜文集於禮志有善惡故

夫占跡以睹足覩文以知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

論死篇

世謂死人為鬼有知能害人試以物類驗之死人不為鬼無知不能害人何以驗之驗之以物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為鬼人死何故獨能為鬼世能別人物不能為鬼則為鬼不為鬼尚難分明如不能別則亦無以知其能為鬼也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為

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人無耳目則無所知故聾盲之人比於草木夫精氣去人豈徒與無耳目同哉朽則消亡荒忽不見故謂之鬼神人見鬼神之形故非死人之精也何則鬼神荒忽不見之名也人死精神升天骸骨歸土故謂之鬼鬼者歸也神者荒忽無形者也或說鬼神陰陽之名也陰氣逆物而歸故謂之鬼陽氣導物而生故謂之神神者伸也申復無已終而復始人用神氣

生其死復歸神氣陰陽稱鬼神人死亦稱鬼神氣之生人猶水之為冰也水凝為冰氣凝為人冰釋為水人死復神其名為神也猶冰釋更名水也人見名異則謂有知能為形而害人無據以論之也人見鬼若生人之形以其見若生人之形故知非死人之精也何以效之以囊橐盈粟米米在囊中若粟在橐中滿盈堅彊立樹可見人瞻望之則知其為粟米囊橐何則囊橐之形若其容可察也如囊穿米出橐敗粟棄則囊橐委辟人瞻望

之弗復見矣人之精神藏於形體之内猶粟米在囊橐之中也死而形體朽精氣散猶囊橐穿敗粟米棄出也粟米棄出囊橐無復有形精氣散亡何能復有體而人得見之乎禽獸之死也其肉盡索皮毛尚在制以為裘人望見之似禽獸之形故世有衣狗裘為狗盜者人不覺知假狗之皮毛故人不意疑也今人死皮毛朽敗雖精氣尚在神安能復假此形而以行見乎夫死人不能假生人之形以見猶生人不能假死人之魂以亡矣六

畜能變化象人之形者其形尚生精氣尚在也如死其形腐朽雖虎兕勇猂不能復化魯公牛哀病化為虎亦以未死也世有以生形轉為生類者矣未有以死身化為生象者也

天地開闢人皇以來隨壽而死若中年夭亡以億萬數計今人之數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輒為鬼則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見鬼宜見數百千萬滿堂盈廷填塞巷路不宜徒見一兩人也人之兵死也世言其血為

燐血者生時之精氣也人夜行見燐不象人形渾沌積聚若火光之狀燐死人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形也其形不類生人之形精氣去人何故象人之體人見鬼也皆象死人之形則可疑死人為鬼或反象生人之形病者見鬼云甲來甲時不死氣象甲形如死人為鬼病者何故見生人之體乎

天地之性能更生火不能使滅火復燃能更生人不能令死人復見能使滅灰更為燃火吾乃頗疑死人能復

為形案火滅不能復燃以況之死人不能復為鬼明矣夫為鬼者人謂死人之精神如審鬼者死人之精神則人見之宜徒見裸袒之形無為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服無精神人死與形體俱朽何以得貫穿之乎精神本以血氣為主血氣常附形體形體雖朽精神尚在能為鬼可也今衣服絲絮布帛也生時血氣不附著而亦自無血氣敗朽遂已與形體等安能自若為衣服之形由此言之見鬼衣服象之則形體亦象之矣象之則知非

死人之精神也

夫死人不能為鬼則亦無所知矣何以驗之以未生之時無所知也人未生在元氣之中既死復歸元氣元氣荒忽人氣在其中人未生無所知其死歸無知之本何能有知乎人之所以聰明智慧者以含五常之氣也五常之氣所以在人者以五藏在形中也五藏不傷則人智慧五藏有病則人荒忽荒忽則愚癡矣人死五藏腐朽腐朽則五常無所託矣所用藏智者已敗矣所用為

智者已去矣形須氣而成氣須形而知天下無獨燃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人之死也其猶夢也夢者殄之次也殄者死之比也人殄不悟則死矣案人殄復悟死從來者與夢相似然則夢殄死一實也人夢不能知覺時所作猶死不能識生時所為矣人言談有所作於臥人之旁臥人不能知猶對死人之棺為善惡之事死人不能復知也夫臥精氣尚在形體尚全猶無所知況死人精神消亡形體朽敗乎人為人所敺傷詣吏

告苦以語人有知之故也或為人所殺則不知何人殺也或家不知其尸所在使死人有知必恚人之殺已也當能言於吏旁告以賊主名若能歸語其家告以尸之所在今則不能無知之效也世間死者今生人殄而用其言及巫叩元絃下死人魂因巫口談皆誇誕之言也如不誇誕物之精神為之象也或曰不能言也夫不能言則亦不能知矣知用氣言亦用氣焉人之未死也智慧精神定矣病則惛亂精神擾也夫死病之甚者也病

死之微猶惛亂況其甚乎精神擾自無所知況其散也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滅而燿不照人死而知不慧二者宜同一實論者猶謂死有知惑也人病且死與火之且滅何以異火滅光消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光也隆冬之月寒氣用事水凝為氷踰春氣温氷釋為水人生於天地之間其猶氷也陰陽之氣凝而為人年終壽盡死還為氣夫春水不能復為氷死魂安能復為形妬夫娼妻同室而處淫亂失

行忿怒鬬訟夫死妻更嫁妻死夫更娶以有知驗之宜大忿怒今夫妻死者寂寞無聲更嫁娶者平忽無禍無知之驗也

孔子葬母於防既而雨甚至防墓崩孔子聞之泣然流涕曰古者不修墓遂不復修使死有知必恚人不修也孔子知之宜輒修墓以喜魂神然而不修聖人明審曉其無知也枯骨在野時鳴呼有聲若夜聞哭聲謂之死人之音非也何以驗之生人所以言語吁呼者氣括口

喉之中動搖其舌張歙其口故能成言譬猶吹簫笙簫笙折破氣越不括手無所弄則不成音夫簫笙之管猶人之口喉也手弄其孔猶人之動舌也人死口喉腐敗舌不復動何能成言然而枯骨時呻鳴者人骨自有能呻鳴者焉或以為秋也是與夜鬼哭無以異也秋氣為呻鳴之變自有所為依倚死骨之側人則謂之骨尚有知呻鳴於野草澤暴體以千萬數呻鳴之聲宜步屬焉夫有能使不言者言未有言者死能復使之言言者亦

不能復使之言猶物生以青為氣或予之也物死青者去或奪之也予之物青奪之青去去後不能復予之青物亦不能復自青聲色俱通並稟於天青青之色猶梟梟之聲也死物之色不能復青獨為死人之聲能復自言惑也人之所以能言語者以有氣力也氣力之盛以能飲食也飲食損減則氣力衰衰則聲音嘶困不能食則口不能復言夫死困之甚何能復言或曰死人歆肴食氣故能言夫死人之精生人之精也使生人不飲食

而徒以口歙肴食之氣不過三日則餓死矣或曰死人之精神於生人之精故能歙氣為音夫生人之精在於身中死則在於身外死之與生何以殊身中身外何以異取水實於大盎中盎破水流地地水能異於盎中之水乎地水不異於盎中之水身外之精何故殊於身中之精人死不為鬼無知不能語言則不能害人矣何以驗之夫人之怒也用氣其害人用力用力須筋骨而彊彊則能害人忿怒之人呴呼於人之旁口氣喘射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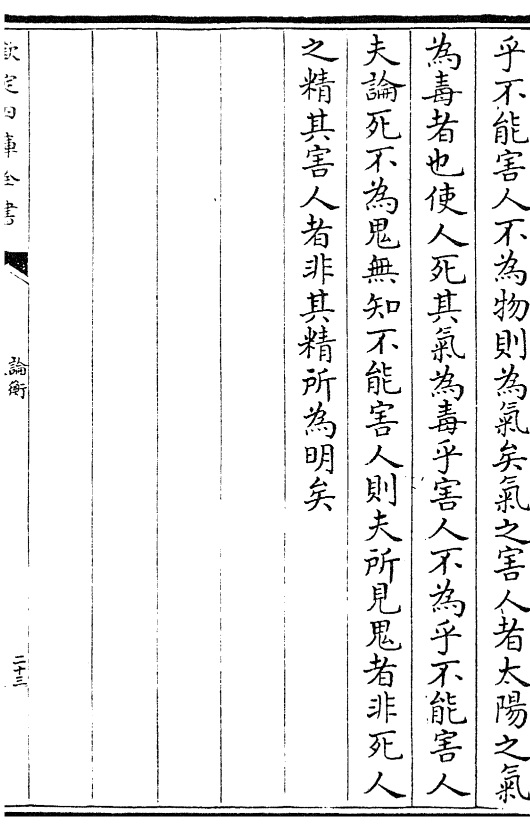
面雖勇如賁育氣不害人使舒手而擊舉足而蹶則所擊蹶無不破折夫死骨朽筋力絶手足不舉雖精氣尚在猶呴吁之時無嗣助也何以能害人也凡人與物所以能害人者手臂把刃爪牙堅利之故也今人死手臂朽敗不能復持刃爪牙隳落不能復囓噬安能害人兒之始生也手足具成手不能搏足不能蹶一有蹶字者氣適凝成未能堅彊也由此言之精氣不能堅彊審矣氣為形體形體微弱猶未能害人況死氣去精神絶微弱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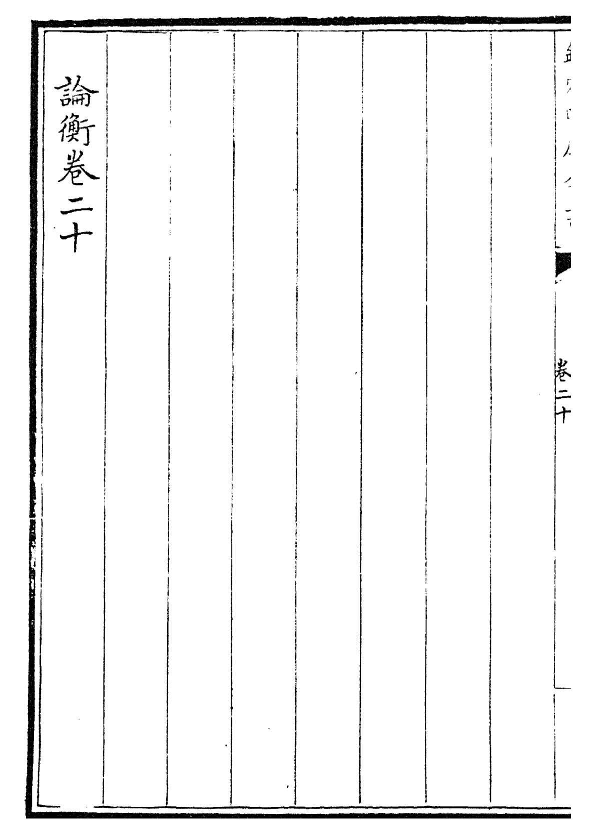
未能害人寒骨謂能害人者邪死人之氣不去邪何能害人鷄卵之未字也澒溶於轂中潰而視之若水之形良雖傴伏體方就成就成之後能啄蹶之夫人之死猶澒溶之時澒溶之氣安能害人人之所以勇猛能害人者以飲食也飲食飽足則彊壯勇猛彊壯勇猛則能害人矣人病不能飲食則身羸弱羸弱困甚故至於死病困之時仇在其旁不能咄叱人盜其物不能禁奪羸弱困劣之故也夫死羸弱困劣之甚者也何能害人有雞

犬之畜為人所盜竊雖怯無勢之人莫不忿怒忿怒之極至相賊滅敗亂之時人相啖食者使其神有知宜能害人身貴於雞犬巳死重於見盜忿怒於雞犬無怨於食巳不能害人之驗也蟬之未蛻也為復育巳蛻也去復育之體更為蟬之形使死人精神去形體若蟬之去復育乎則夫為蟬者不能害為復育者夫蟬不能害復育死人之精神何能害生人之身夢者之義疑惑言夢者精神自止身中為吉凶之象或言精神行與人物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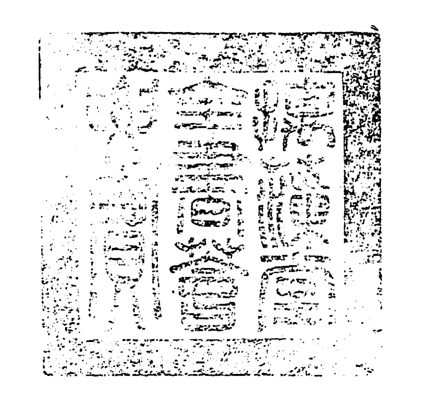
更令其畱止身中死之精神亦將復然今其畱行人夢殺傷人夢殺傷人若為人所復殺明日視彼之身察巳之體無兵刃創傷之驗夫夢用精神精神死之精神也夢之精神不能害人死之精神安能為害火熾而釜沸沸止而氣歇以火為主也精神之怒也乃能害人不怒不能害人火猛竈中釜湧氣蒸精怒胷中力盛身熱今人之將死身體清涼涼益清甚遂以死亡當死之時精神不怒身亡之後猶湯之離釜也安能害人物與人通

人有癡狂之病如知其物然而理之病則愈矣夫物未死精神依倚形體故能變化與人交通已死形體壞爛精神散亡無所復依不能變化夫人之精神猶物之精神也物生精神為病其死精神消亡人與物同死而精神亦滅安能為害禍設謂人貴精神有異成事物能變化人則不能是反人精神不若物物精奇於人也水火燒溺凡能害人者皆五行之物金傷人木毆人土壓人水溺人火燒人使人死精神為五行之物乎害人不為


乎不能害人不為物則為氣矣氣之害人者太陽之氣為毒者也使人死其氣為毒乎害人不為乎不能害人夫論死不為鬼無知不能害人則夫所見鬼者非死人之精其害人者非其精所為明矣



論衡卷二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梅德